

石英
杂文随笔选



SHIYINGZAWENSUIBIXUAN

我与杂文

自序

近年来,我比较集中地发表了一些杂文和随笔类的文章,有的朋友便以为我是刚刚产生的兴趣,又要另辟蹊径了。其实,他们怎知道,杂文对我,是相交已久的老朋友了。还是四十年前,当我在机要部门工作时,业余写些稿子向外投寄,一开始就是影评和随笔。就说影评,也较少理论性,而是偏重于随笔类的小品。只不过,那时仅是我在文学道路的最初涉入,还属于试练阶段,所以我现在从未算作是正式开始创作。

这类文章,到我1956年考大学时,已发表有二十余篇。从那以后,的确是多年没怎么写杂文。还是在三年前,有编辑向我约稿,连催带促,使我对这类文字意趣复萌,便又写起杂文来,但量仍然不大,更未想赚个杂文家的头衔以壮己威,只是有感而发也就动笔罢了。的确,有些感

受也只有以杂文随笔表达更合适更称意些。其实，在这以前，有时偶有所思，不吐不快，便随手写了些小品，究其实，这亦应归于杂文随笔之列的。我觉得，完全不必要将“杂文”这类文章限定得过于狭窄。当然，漫无边际肯定也是失当的。

也许，杂文至今在某些人的心中也未列入文学之正宗，尽管，有鲁迅等大家杰出的先例在焉。其实杂文这东西说好写也好写，说难写却也真难哩；或许有的玩家玩杂文还玩不得呢。我来报社工作这六年来，深感报纸副刊没有杂文不行，就如同举手无骨，投足无力。至于上好的杂文，就更难碰上一篇。有时我对算得上散文诗歌的能手的朋友说：“报纸缺高水平的杂文，你支持我一下吧。”结果有的未敢应约，有的勉强寄来，往往“不是那个意思”。可见并不好弄。

在我，至今对于杂文仍处在习作过程中，对于杂文的写作多少也有一些体验。

写诗的讲究诗人的眼睛，写杂文的也得有杂文的发现，能够发现杂文题材的火花，尽管有时这火花还不很明晰，但仍能敏感地捕捉到它。这时凭借的无非是对生活的激情和明辨是非的责任感，当然还有旨在利国利民、扶正祛邪的胆识。毋须讳言，当然与杂文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有密切关系。所谓“胆识”也者，并无绝对抽

象的标准,同样都是有胆有识者,甚至注目的事物也相同,而切入的角度,凿岩的走向也不会尽同。譬如同将笔锋指向腐败现象,不同的角度和走向给人的感觉自然也有差异。所以与其笼统地说有没有胆识,不如说发现了什么。

准确把握的功夫比之于“发现”的重要性也不在以下。只是有胆识,只是发现了较好的楔入口,还需要一个成功的把握。在这方面,较高的政策思想水平和文化素质是必备的因素。我读杂文稿时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某作者提出的问题本来是很有意义的,但在把握上却明显失控,或太过,或不足,表现出笔者对所阐述和剖析的事物思想底数不清;有时又显得格调低俗,只求侃谑效果,而完全忽略凝重的力量;表现为文化素质准备不足。我觉得,杂文笔锋的走向有时如建地铁时的地下掘进,虽不在地面,亦能准确无误;有时又如登山时过“一线天”,两壁虽狭,纵使仄身亦得通过,始能见山顶灿亮之阳光。这不仅是躲闪求安,实在是因为唯有准确无误方能成功,达到或弘扬或针砭的真正效果。这种功夫,或许是我终生的努力目标。

杂文的笔力和笔致当然也很要紧。只有发现,又有较好的把握,最终还要靠得心应手的“运载工具”送上轨道。尖锐、老道、庄重、俏皮等

等，都很需要。可以表现为不同，也是任何一个有志于写好杂文者所必须具备的语言功力。常见许多杂文稿件，每因作者笔力不逮而“顶”不到一定水平线上，空有较好的发现也难得上乘。杂文的笔致能够带来“杂文味”，有“杂文味”方能实现杂文毕竟不同于一般散文的鲜明特质。它往往能够带来一种感觉美。

我觉得，杂文与散文相同的一点是：路数可以适当放开些，不可过于单调，否则纵然写得再熟练，看多了也难免生腻，成集后统览全豹时这种遗憾当更为明显。“象杂文”是必须要求的标准，但这标准也不可太狭窄。否则，象固然是象，腻也与之俱生。如散文一样，即使同一位作者也应适当有所变化，杂文世界也是丰富些好。在我，很可能不至于常写杂文，但肯定终生不会不写杂文。要写，就尽力写得好一些。

目 录

杂 文

名人“辨正”考.....	1
从杨靖宇说到肚里的油水.....	6
“炒”风析.....	9
幽默的贬值	13
“竞争自然优化”质疑	16
今年是狗年	20
“心理学”种种	25
兴趣偏向背后的荒唐逻辑	29
大米、小米与皇帝.....	33
由某些广告引起的	37
沉落之后的沉思	40
关于养生之议及其他	43
“挨的愿挨”与“不得不挨”	47

既要“重铸”，又要涤尘·····	51
以善为善还是以恶为善？·····	55
“文化”的泛滥·····	59
汤阴岳飞庙的启示·····	63
不仅是风景区·····	66
古代名人遗迹及其他·····	70
“清贫”与“富有”·····	74

随笔与小品

雪霁感怀·····	78
诚朴篇·····	82
大碗茶·钱·吴运铎·····	88
成山头遐思·····	91
熟悉与新鲜·····	94
读书行路的选择(上)·····	98
读书行路的选择(下)·····	101
旅中偶拾·····	104
登山之奥秘(外一章)·····	110
历史与虚构·····	115
民族尊严的雕像·····	120
读史评和观影视偶感(三章)·····	124
看三国不掉泪·····	128

写在三国古战场(三章)·····	134
中原遗址几处寻(三题)·····	139
海南杂感录(三篇)·····	143
襄樊走笔(五题)·····	150
成才路上·····	157
梦(三章)·····	162
畜禽小品(四则)·····	167
“吃饭”问题·····	174
紧张的乐趣·····	179
适应与惰性·····	182
日后必有报偿·····	185
劳动与绿荫·····	189
“清高”的代价·····	193
凤凰山“栽面儿”·····	196
不可忽略的“报”字·····	200

名人“辨正”考

名人总是令人向往的。名人一生的活动包括他们的生活轶事也往往为众所津津乐道。这不仅在汉民族中是这样，中国各民族以至世界诸民族也都不乏这种心理趋向。一般地说，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现象，它不仅带来人们精神上的充实，而且也能唤起民族自豪感和鼓舞后继者，尤其是对于曾经推动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和为国家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志士加以弘扬，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繁荣之必需。在当前，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得太多，而实在是大大加强的必要。

正因如此，这些人的名人传记层出不穷，与名人有关的遗址、遗物和新建的纪念地也往往不惜重金，大力挖掘、整理与修葺。在有些经济比较发达、文化层次较高的地区，每个县(市)都拥有几处堪可矜夸的参观点，使以往湮息多年、

鲜为人知的人与物事揭去尘封，灿然露面。有的人物，并非一生光彩，但可能在一个阶段、重要历史关头特别是晚节上有着值得称道的建树，令人也以辩证唯物的观点扬其光华，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因而也许在当地或更大的范围内，由一个令人诅咒的家伙变得不完全那么讨厌甚或还有几分可取，由粉白脸谱或三花脸变为略有几分英雄相的红意思。这些，都不应视为翻云覆雨的折腾，而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善事。

当然，在这当中也有鹤唳湖滨群鹭趋之的“轰动效应”：一个经历曲折、性格鲜明的军阀，终生劣迹不少，干好事几乎是零，近几年间却出了不同版本的几部传记，有的刊物也竞相连载或选载。问题还不在于写这些传记的本身是否必要，而在于多有渲染其本事之笔，而绝少恰切褒贬之意。并非完全客观记叙，其实产生了隐恶扬威的效果。更有甚者，或为出身土匪反动凶顽的军阀、人称狗肉将军张宗昌立传，唯恐使人忘记这也是一位靠个人拼闯成功的威风八面的人物。不问青红皂白，只顾有“名”，不管香臭；只看有“可读性”，而无视“倾向性”；不是借解剖典型以警后人，而有意无意地诱人慢性中毒。只要东西出了，经济效益差强人意，别的，那就对不起

至于皇帝嘛，当然是名人中的名人。不论是马上皇帝，混吃混喝的皇帝，还是末帝、废帝、草菅人命的皇帝还是窝囊废的皇帝，反正只要正牌的龙脉，计算年月除了公历之外，都少不了各该皇帝的年号。既然皇帝是名人，那么凡是皇帝身边的人，包括后妃们，不论他们出身草民还是智商平平，都需不分巨细而且越编越细地大书特书，当然都享受的是名人大名人的规格。呜呼，其伪难辨矣！又有谁管得？

一般后妃尚且如此，至于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慈禧更属特等名人无疑（确在“名人”之列）。因此近些年来，凡西太后的生活习惯之类，皆为珍闻；凡西太后的御膳配方，皆为最佳美食家的口福；凡西太后所爱用的化妆品，皆为身分高贵的当代仕女们应享用者。如此种种，慈禧及其代表的统治阶层所干下的丧权辱国等等丑行，都在仿御膳美食的啧啧品咂中，在真正太后老佛爷化妆品配方的浓香中，在对这位清末万万人之上的女人特长指甲的艳羡中，统统化为“过时的”烟尘而已矣！

对于这个慈禧，不仅于此，有的景点，据说慈禧逃往西安归途之上曾在此处短暂住过，如今借此附会特建厢房一座，塑太后老佛爷蜡像，成为园中之园，另收观瞻费数元。至此，慈禧太

后这位大名人的知名度，便广播僻乡，较之当年，身价又增数倍。

对各色“名人”的适当介绍，应该以正确观点加以评价，使人端正认识，或效法，或汲取，或鉴戒，或憎恶，皆有益于国，启教后人，无论如何，不可无导向，良莠不分，凑热闹，寻刺激。至于那些在某种邪风浸染下，美丑颠倒，忠奸易位，当为国家民族利益所不容！

过去有讥刺某些不择手段，以干坏事谋求“知名度”的奸徒为“不为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倘若照那种不讲导向的为大奸大坏刷色者的做法，岂不变成“遗臭亦可流芳”了吗？

我们不应为那种不择手段“得到了就是得到了”的刁恶哲学推波助澜；我们应为那些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并由此“以功德而名”者不吝笔墨。必须形成这样的认识：为正义事业勇于攀登的步履永远是闪光的高度；而洪灾水患到达的高度永远是令人诅咒的“水准点”。

国家富强、社会繁荣需要更多的有斗志有成就的“名人”垂范，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需要大力弘扬杰出的历史人物。我们已经做过一些，譬如戚继光在蓬莱阁水城，岳飞在河南汤阴，文天祥在北京兵马司，袁崇焕在电视屏幕上……，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

续做新时代的正气歌。

至于那班古今祸国殃民的丑类，也可能是“名人”，但他们只能是杭州西湖岳飞墓前跪着的铁人，全无心肝阴风中飘旋的纸人，而不能鱼目混珠骗上金册，甚至也不能以“正身”占据洁白的纸册。

区区千数百字，是为名人“辨正”考。



从杨靖宇说到肚里的油水

我打小时候就读过不少烈士故事，杨靖宇是我最感佩的人物中的一个。其原因当然不是单一的，但他只吃过苦而从未享受过这一点肯定是最重要的一点。

直到1993年8月我去长白山区公干，才有幸去靖宇县（原濛江县）杨靖宇烈士殉难处凭吊了一番。虽说过去对他的事迹就很熟悉，但身临其地，自然感触更深。

当他生命历程的最后时刻，只剩下一个人，能够充饥的食物几乎都没有了，只有仇恨地咀嚼着草根和雪，但仍能持枪点射出子弹，作最后不屈的抗击。

严格地说，尽管条件极度艰难，他最后却并非死于饥饿，而是由于有告密者的指认，这告密者当然是也能称做“同胞”的中国人。可见，背叛与奸细比饥饿与严寒更可怕，更险恶。

他牺牲后，枪匣里子弹是打光了，但敌寇凶残地解剖他之后，饥腹中的草根还在。当时连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都惊呆了。今天的观瞻者无不黯然叹息：有的叹息死的壮烈，也有的叹息死的太苦，这草根里没有一滴油水，如何能真正充饥？

当然，谁都诅咒那些没有油水的年代。在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解放前，广大的穷人很少有油水滋润肠肚的权利；解放后也有个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也很少有可能经常尝到油水的滋味。对于不算太年轻的朋友来说，那种年月是怎样度过来的大约都没有完全忘记。所以我们谁都不以尝不到油水有瘾。即使是杨靖宇，也是出于当时斗争的需要才以艰苦为乐，并不是生来便与油水相克。

正因为如此，我们那么欣幸地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大好形势。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说来，“肚里没有油水”的生活离他们越来越远，甚至变得陌生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假如终日浸泡在酒席筵里，变着法儿地吃、吃，规格越来越高地塞、塞，唯恐误了佳期委屈了肚子，这样油水太多以至过剩了也会腻坏了五脏。日久天长，纵然大脑自得于优哉悠哉，而肠胃却是消化不了的。

应该说，肚里没有一滴油水是逼出来的；而肚里油水过剩则是“搂”来的。作为时代，我们以无油水而愤慨；作为个人，我们以某些人恣意饕餮造成肠肚过剩而悲哀。假如杨靖宇能够复生，你问问他：您当时甘愿肚里无一滴油水就是为了若干年后某些人肚里油水过剩而胡折腾吗？

他的回答将会使每个有心人涕泪纵横。



“炒”风析

最近几年，“炒”字的使用频率显著增加了。当然，它最常出现的场合并不是在“糖炒栗子”或“炒花生米”这类字眼的本义上，而是引伸开去，斜逸旁出反成大宗；炒股票啦，炒地皮啦，炒狗啦，炒这个星那个星啦，等等。

翻开词典，“炒”字的本义无非是“放在锅里搁在火上加热来回不断地翻动将其弄熟”。这种解析法虽未免有点复繁笨拙，但也闪露出其中的妙机——“来回不断翻动”。如今兴起的炒风，其诀窍恰正在于这个“来回翻动”上。

说白了，这个无限引伸开来的“炒”字，就是不断加热不断翻动抬高价码，使之越离谱、离原本的分量越玄越好。最后以至脱离了它的实体意义，演化成一种近于虚幻的诱惑力，以满足病态心理的需求。

譬如：欲炒歌星使其发紫，就在票价上下功